

国际热点报告文丛

对话： 北京和东京

冯昭奎 著



新华出版社

引 子

1998年11月下旬，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问”，取得了重要而丰富的成果。在江主席访日之际，两国发表了被称为继1972年中日复交“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明确提出建立两国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几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伙伴外交”，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而中国与日本作为亚洲两个邻近大国之间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应该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时候曾出现过“远交近攻”战略。这是战国时范雎为秦国筹划的、连结远邦攻伐邻国的外交战略：“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然而，当今中日两国表明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意味着我们对日本所采取的是睦邻友好的外交战略，是“近交”加“远交”的战略，而非“远交近攻”战略。

回顾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不能不令人感慨：两国在地理上的接近、而且是相隔“一衣带水”的接近，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曲折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可以预见，走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也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这种地理上接近的影响和制约。

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就是：由于相“近”而带来的相“交”之必要。

首先，这种“近交”的必要来自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因素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而这里说的“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就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国家这种单位早已变得太小。因此，在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的藩篱被日益撤除之后，现代生产力的跨越国界的扩张势头益发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国家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又出现了工业生产力在国际上重新配置的潮流，其具体表现就是跨越国境的企业直接投资活动的盛行，以求达到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尽管随着交通、通信的日益发达，空间上的距离所导致的生产要素转移成本趋于降低，但对于很多产业领域来说，在地理邻近国家之间转移生产的成本更低，地理邻近国家之间开展产业分工所带来的效益更高。更何况国土面积达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与国土面积为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在国情上、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导致两国经济存在极大的互补性。这种既邻近又互补的条件，决定了中日两国在发展现代生产力方面开展合作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属于两国人民的，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尽力争取。

第二，这种“近交”的必要来自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课题，也是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在内的综合性课题，从当前来看，环境问题尤其突出，伴随各国工业化进展而日趋尖锐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而在环境问题上，地理邻近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与课题。因为一部分环境污染问题带有地区的特征，比如酸雨物质的跨国旅行，谁也无法

对之拒发出国护照。特别是中日两国，一个是工业化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环境问题严重性日益暴露出来；另一个是已经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在治理环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又因其大量生产与消费而仍在不断给地球环境增添负担的国家，这样两个邻国在环境问题上加强合作也必将带来巨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两国共同的、融为一体的利益，不仅属于当代的两国人民，而且属于两国人民的子孙后代，我们同样要理所当然地去尽力争取。

第三，这种“近交”的必要来自亚洲复兴的需要。1999年1月1日欧元的启动，标志着地区经济一体化这种世界性的趋势有了新的发展。可以预计，21世纪世界经济将形成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而要使亚洲真正成为可与美、欧并立的世界经济的一极，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必须尽快走出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阴影，恢复亚洲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中日是在亚洲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中日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中日斗则俱伤而且伤亚”；中日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亚洲各国人民千百年来所期盼的、亚洲复兴和崛起的时间表。从长远看，法德联合并带动整个欧洲联合的那种趋势完全有可能在中日之间实现，尽管由于中日关系发展的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要真正实现中日合作进而带动亚洲联合的目标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真正实现“近交”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看，地理接近的国家未必就一定会“近文”而不“近攻”；与此同时，地理上相互接近的国家也可能在思想上、心理上却是十分隔膜、“相距遥远”的国家。

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两国确有过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自从日本在上个世纪后半期转向“脱亚入欧”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日两国走上了十分不同的历史道路，其间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一些地区的殖民统治，遗留下了十分复杂

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加之战后两国人民生活在十分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在生活、工作乃至思维的方式与习惯上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因此，当两国在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几年经过“久别重逢”的热乎阶段之后，随着人员交往的开展与扩大，彼此之间越来越发现“一衣带水”的邻人无论在思想上、心理上、习惯上还是在历史认识上都与自己相隔着远远超过“一衣带水”的精神距离，甚至感到彼此间是“既近（地理）又远（心理）的邻国”。特别是近年来，在两国分别实施的一些“问卷调查”表明，两国的人们对对方国家“持好感”的人数比例较之80年代有了大幅度下降。

这样，尽管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好的，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给两国经济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很复杂，甚至影响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1999年4月中旬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后发表了一些有损于中日友好的言论，4月27日本众议院又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些动向都使中日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

事实不断在提醒我们，过分陶醉于中日关系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冷静地正视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加以解决。

中日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不仅是为学者们所反复论证、也为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铁的事实所证实。这意味着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通过这种合作可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特别是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合作，不仅惠及于当代两国人民，而且惠及于两国的子孙后代。然而，如果对两国间所存在的重大问题迟迟不解决或任其扩大，那么，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两国在心理上、感情上的别扭越闹越大，而不得不

牺牲本可以通过扩大合作带来的、属于两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巨大利益。

总之，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中日两国将如何跨越那段不幸的历史所留下的心理障碍，真正实现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近交”，成为两国有识之士共同关心、思考的问题。

本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出来的，它主要介绍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日对话”的来龙去脉，同时根据需要也简要回顾了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介绍了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它包括以下5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关于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11月下旬对日本进行的历史性的访问活动及其意义；其二是以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对发展中日关系所倾注的关心和努力为中心，来透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对话”；其三是以90年代6位日本首相的对华政策及其政治背景为中心，一方面介绍日本的政经情况，一方面透视日中两国之间的“对话”；其四是从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贸易、政府开发援助、环保合作等角度，来透视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其五是关于“亚太地区之中的中日”对话。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编委孙维熙同志、编辑王国荣同志、新华社世界问题中心丁永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挚的谢意。

作者
1999年3月

目 录

引 子	(1)
一、面向新世纪的中日对话	
(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之旅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全面而明确的原则立场	
在早稻田大学的讲坛上	
(二) 友好之旅：东京、仙台、北海道.....	(12)
“友友”、“洋洋”传友情	
追寻伟大思想家的足迹	
在《拉网小调》的故乡	
(三) 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文件.....	(19)
广泛的共识，明确的方向	
重要的成果，积极的评价	
33个合作项目的公布	
(四) 中日“伙伴关系”的确立	(26)
“伙伴外交”的又一成果	
中日双方智慧的结晶	
贵在“名副其实”	
(五) “这一步走得比人们希望的要小”	(29)

“伤口没有完全愈合”
为什么不能作“书面道歉”？
为什么不能说“三不”？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二、对话：从北京到东京

- (一) 毛泽东问：“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53)
 中日复交已是大势所趋
 “添了麻烦”一语引起风波
 毛泽东说：“不打不成交”
 大平正芳对中日关系的贡献
- (二) 周恩来向田中角荣赠言：“求大同，存小异” (71)
 周恩来为发展中日关系倾注心血
 周恩来强调“两个历史”
 复交谈判中高超的外交艺术
 大平正芳对周恩来表示由衷的尊敬
 周恩来对中日关系未来的预见
- (三) 邓小平说：中日友好“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82)
 艰难曲折的谈判历程
 邓小平一席话，使缔约谈判越过了最后难关
 到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
 对日经济外交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友好外交”的新课题
- (四) 江泽民说：“以史为戒，面向未来” (97)
 时代潮流与中日关系
 世界格局变化与中日关系
 中日合作与亚洲的崛起

从历史文明发展的高度看中日关系

三、对话：从东京到北京

(一) 宫泽内阁与天皇访华 (104)

230与70：历史性的句号

“1955年体制”的崩溃

“外柔内刚”的政治家

继续海部内阁重视中国的对外政策

“好事多磨”的天皇访华

越来越远的“生活大国”目标

(二) 细川护熙：明确承认“侵略”的日本首相 (118)

细川护熙：从知事到首相

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

因涉嫌经济问题而辞职

改革激浪中的国会风景

(三) 羽田孜批评在历史问题上“失言”的法务大臣 (132)

羽田孜与“造反有理”

批评在历史问题上“失言”的大臣

仅维持了两个月的短命内阁

(四) 诚挚地对待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首相 (138)

村山上台给了人们“三个吃惊”

“真不想当大官”的村山富市

以诚挚的态度对待历史

40岁的社会党重组新党

(五) 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与访问中国东北 (147)

“子承父业”的保守政治家

“同中国有多年交往的老朋友”

担任遗族会长，参拜靖国神社

重视对华外交，直言历史认识

日美同盟“再定义”

首次访问中国东北的日本首相

桥本与小泽的对立

经济失败，桥本挂冠

(六) 小渊惠三：“富国有德”观其行 (162)

“三顾茅庐”纳贤才

评论家当上了经济企划厅长官

“富国有德”与东史郎诉讼案

被作为“礼物”的“相关法案”

改史、修宪、强兵

“经济再生内阁”任重道远

克服信心、信任、信用危机

小渊内阁的前途

改革的成败决定日本的前途

(七) 中曾根谈历史问题及其他 (177)

“战争是非常复杂的”

关于“战后政治总决算”

冷战后日本的“四大问题”

中曾根谈到了邓小平

(八) 中江要介的“历史怪圈论” (185)

“历史问题好像成了一个‘怪圈’”

历史问题的复杂化与长期化

从田中角荣的“添了麻烦”到

村山富市的“8.15讲话”

四、经济对话：从贸易、投资到可持续发展

(一) 邓小平说：“我们欢迎外资” (194)

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开放
引进外资——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度
投资与引资的背后：生产的国际化
外资企业与民族工业之间的“磨合”
一个潮流，两个“空洞化”

(二) 朱镕基说：“390亿美元这个数字太小了” (205)

中日经贸关系的“三个第一”

390亿美元与3900亿美元

中日经济互补性：有待大力开发的“富矿”

中日“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

中日两国都是“改革中国家”

(三) 日本经济衰退与中日经济关系 (217)

铃木淑夫反对采取紧缩政策

从“改革优先”转向“景气优先”

日本人日子过得如何

日本经济衰退与中日经济合作

日本：资金的富有与（投资）机会的贫困

中国：机会的富有与资金的不足

(四) 中国的“三大件”与中日经济合作 (237)

“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中国情结

中国“三大件”的变迁与中日合作

(五) 中国走向“汽车社会”与中日合作 (242)

野口佑说：“日本汽车大企业犯了一个错误”

丰田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入中国？

中日汽车产业合作也有成绩

在低档高质量型车型方面开展中日合作“正逢其时”

为建设中国“汽车社会”的基础设施进行合作

为克服汽车普及引起的环境问题而开展合作

(六) 关于日元贬值的中日对话 (254)

 日元贬值给亚洲经济添了乱
 日本政府与日元贬值
 日元贬值至少是美日两国的问题
 从日元贬值的议论看中日协调

(七) 值得借鉴的“大田模式” (261)

 下山敏郎说日本有一个“神话”没有破灭
 中小制造企业是日本的一大法宝
 值得借鉴的“大田模式”的发展经验
 吸取日本制造业的技术成果
 日本经济形势不好的“三个不等于”

(八)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对话 (273)

 后藤康男：热心推动中日环境合作的企业家
 向“环境优先主义”转变
 跨越“一国环境优先主义”，加强中日环境合作
 堺屋太一的“移民论”
 建议设立“亚洲可持续发展论坛”

五、亚太地区之中的中日对话

(一) 亚洲之中的中日关系 (290)

 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论”的变迁
 “雁行模式”乱了阵脚
 带好头也能带坏头
 “领头雁”转了向
 日本为解救东亚金融危机做了什么？

 东亚产业分工的出路：从“顺序论”走向“需要论”

(二) “大国角色”与中日美关系 (301)

 莫德尔斯基“大国角色论”的启示

战后世界格局中的日本角色	
冷战后日本的“角色转换”	
(三) 走向平衡的三角关系	(307)
沃格尔：兼为“日本通”和“中国通”的专家	
美日中是环太平洋地区三大强国	
如何实现“力量平衡与合作”？	
中日美不应形成“三角恋爱”式的关系	
经济合作应成为中美日关系的基础	
中美日三角与俄罗斯	
(四) 走向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	(321)
石桥湛山及其“和平同盟”构想	
走近中美日俄“和平同盟”之梦	
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悬隔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五)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话	(337)
两个历史性的崩溃	
从日本泡沫经济到资本主义“改革”	
调整中的社会主义与调整中的资本主义	
两个“大调整”的背景	
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	
从“强弱型”关系到“强强型”关系	
尾 声	(354)

一、面向新世纪的中日对话

1998年11月25日东京时间17时50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当江泽民出现在机舱口时，到机场迎接江主席的人们热烈鼓掌，江泽民面带笑容走下飞机，向迎接他的日本外长高村正彦说：“下午好。”他也向大约100名记者挥手致意。机场上的礼炮鸣放21响，欢迎江主席的到来。

江主席将从今天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

当日晚，小渊惠三首相设非正式晚宴为江主席接风。晚宴是在江主席夫妇下榻的、位于东京赤坂的迎宾馆举行的。刚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从新西伯利亚直飞日本的江主席，看了日本料理的菜单后高兴地说，我从西伯利亚到达温度高出40度的日本后，顿感轻松，日本酒赶走了我的疲劳。江主席还用日语作了自我介绍。小渊首相则带来了1993年访华时江主席送给他的题字，活跃了晚宴的气氛。

26日下午，东京风和日丽。在东京迎宾馆内铺着大块鹅卵石的前庭广场上，日本国明仁天皇为江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

1时40分，在军乐队奏完两国国歌后，江主席检阅了由120名礼兵组成的仪仗队。当江主席步行至由两名礼兵高举的中日两国国旗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向国旗行注目礼。

检阅完毕，江主席向天皇夫妇介绍了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陪

同人员。随后，江主席夫妇与明仁天皇夫妇来到欢迎队伍前，向他们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过后，江主席夫妇在明仁天皇夫妇的陪同下，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离开国宾馆前往皇宫，双方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首次访问日本，也是对 1992 年日本天皇访华的回访。此次访问原定于 9 月进行，后因洪灾而推迟至 11 月下旬。对这次访问，中国的新华社评论说：“两国政府将以此为契机，共同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合作框架，开辟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日本《读卖新闻》评论说：“江主席此次访日，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 20 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以国宾身份访日。日中两国政府都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具特殊意义的访问’”。《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江主席访日“是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0 周年而开展的一次首脑外交。”日本《世界周报》发表评论说：“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重要活动，既要继续推进 20 年来的友好交往，又要进一步探讨面向 21 世纪两国关系的前景。”

（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之旅

江主席对日本的访问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25 日抵达东京；晚上出席小渊首相的非正式晚宴。

26 日上午会见日本历届前首相等；下午出席天皇陛下的欢迎仪式并与天皇谈话；与小渊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出席宫中晚宴。

27 日出席众参两院议长主持的早餐会；会见日本各政党代表；出席日中友协等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出席小渊首相举行的晚宴。

28日在早稻田大学讲演；出席经济团体举行的午餐会及记者招待会；乘新干线前往仙台；出席宫城县知事和仙台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29日视察鲁迅纪念碑及东北大学；前往札幌；视察农场和牧场；出席北海道知事和札幌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30日会见农业专家；从札幌回国。

江主席这次访日的最大特色是：这是一次“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之旅。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含义，可以说集中体现于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段话，这就是：“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中方愿意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但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26日上午江主席在东京迎宾馆为日本前首相举行早餐会，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树、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等6位日本前首相应邀出席。席间，前首相中曾根说，村山前首相1995年代表日本政府就过去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的谈话代表我们大家的想法，希望在此基础上面向21世纪建立和平合作的两国关系。

江主席说：“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特别是本世纪中由于军国主义的侵略带来的这段惨痛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的曲折历程表明，实现世代友好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展望21世纪，我们应在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基础上，共同努力，把一个健康、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日关系带入新世纪。”各位前首相对此表示赞同。村山富市表示，我们赞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认识历史是日中两国建立信任的基础，我们期待以江泽民主席这次访问为契机，

揭开日中关系新的一页。

同日上午江主席还在东京迎宾馆会见了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做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和老朋友的家属，他们之中有中日建交时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有 20 年前与邓小平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福田赳夫的儿子福田康夫，有与时任外长的黄华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园田直外相的夫人园田天光光及儿子园田博之等。

二阶堂进代表参加会见的所有日本朋友对江泽民主席前来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在面向 21 世纪时日本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是很重要的。他已十几次访问中国，每次去访问都会对此有愈加深切的认识。

园田天光光说，要为日中友好培养下一代，日本就应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他们，使他们对日中关系中那段不幸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江主席对园田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说，只有正确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26 日下午江主席在同日本明仁天皇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来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不幸的是，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错误道路，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不幸历史的教训。这次，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其目的就是于贵国朝野各界一起，总结过去，在此基础上，商讨两国永久友好的大计。”

全面而明确的原则立场

同天下午江主席在同小渊首相的会谈中，全面地阐述了对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立场。江泽民说：“纵观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关系史，友好与合作是主流。但近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多次